

# 小野貓

臺灣·東方英

大陸首版 獨家推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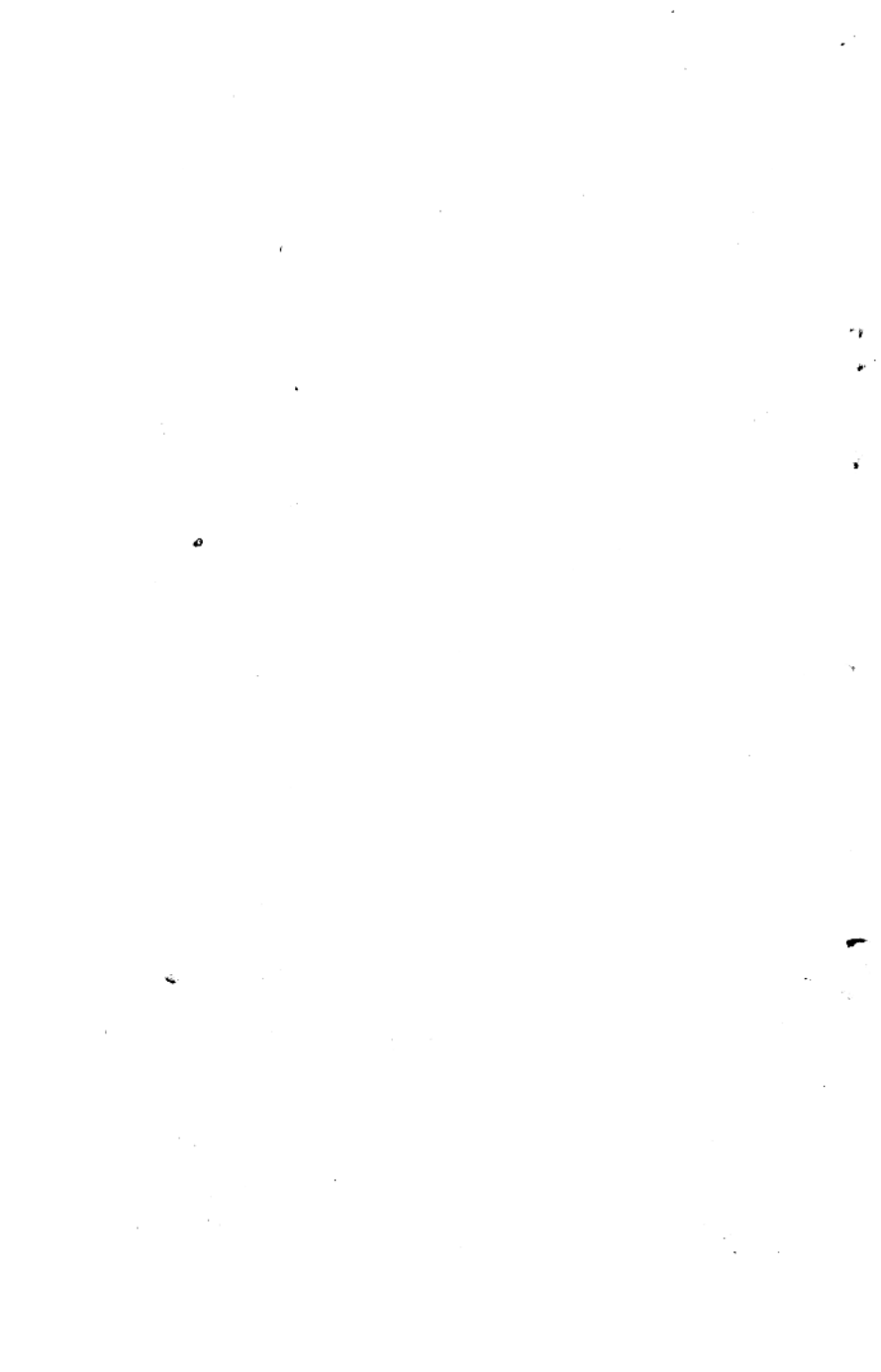
台灣情俠王牌最新熱門武俠小說代表作

44.572

四川文藝出版社



# 金 银 花



## 名瓷巨奖 惹来烦恼

江西景德镇以盛产瓷器闻名于世，清乾隆年间镇中窑厂号称三千家，从业人员数达百万。

景德镇窑厂虽多，名厂也不少，但在武林中能被武林人物乐道的只有一家，姚麻子开的姚厂。

姚厂不但不大，而且是全景德镇最小的一家，全厂上上下下就是姚麻子一个人，他是老板，也是伙计，更是工人。

他的窑厂只有茅屋三间，瓷窑比大户人家烧饭的大灶大不了多少，每年出的瓷器更是少得可怜，从年头到年尾，不多不少只有一十二件，去年如此，今年如此，明年更是如此。

这种小玩意儿，说他是瓷厂，真是太抬举了他，他那里够格。

可是，天下事就这样奇怪，你说姚厂不够格，把他捧上天的人可多着呢！

姚厂每年只开窑一次，六月初六。

十二件妙品，件件都是精极天下的珍品。

这十二件瓷器如果售价的话，每件最少也值十万两银子，可是姚麻子他不卖，一个铜子也不要的相送。

价值十万两银子一件的名瓷白白的送给别人，天呀！那岂不要争得头破血流。

事实却不然，没有人敢争，只有人来碰运气，谁的运气好，谁就能得到一件价值十万两银子的瓷器。

如果有人胆敢恃仗武功巧取豪夺，那他准是寿星公上吊，活得不耐烦了，他准会死得莫明其妙，任你再好的本事，也是不出景德镇三十里之外去。

这可不是说说唬人的，有事实为证：

六年前，南七省水陆两路道上瓢把子楚南天，动了妄得之念，强夺了一件得主的瓷器，结果，人还没有离开景德镇，就莫明其妙的死在重重护卫之中。

五年前，江北六省水陆道上瓢把子马控北心中不服楚南天之死，带了手下十八高手，也抢了一件瓷器，结果也没有离开景德镇一夜就报销了。

四年前，南七北六十三省总瓢把子齐无亮出了手，这次更绝，他的右手刚摸上瓷器，就两眼一瞪，倒地而亡。

以上都是黑道上的翘首人物，其实，白道英雄也不例外。

三年前，以一手春秋八法掌刀名震大江南北的春江大侠吕英奇，不知他是什么用心，居然也强夺了一件瓷器，其结果绝无例外，只是一个“死”字。

二年前，武当俗家北子飞龙剑客龙在田也出手抢了一件瓷器，照样没有逃过死神的大手。

去年，再没有胆大包天的人，敢于不信邪了。

今年，有没有胆大包天的人，就不知道了，因为，现在还没有到六月初六，谁知道到时候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呢？

话又说回来，姚厂瓷器既然不准抢，只准碰运气，那运气又是如何个碰法呢？

说来那碰运气之法，简单得很，从年初一月一日起，想要碰运气的人，就可以去找姚麻子要一个编号，在六月六日前往庐山女儿城，凭号证抽签，中者得瓷器一件，不中者下期再来。

怎样说姚厂的瓷器一件可以值十万两银子呢？

这个答案最简单，因为有人出十万两银子一件收购，而且，来者不拒。

收购的人就是南昌城内的李百万，打从五年前开始，李百万就这样大把大把的花银子！

但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没有人知道，当然，他自己是例外。

十万两银子是个大数目，简直可以吓死人，谁中了幸运的瓷器，谁不愿意卖给李百卖。

不，不愿意出卖的人可多着哩！李百万收购了四年，真正收购到手的姚瓷不过二十四件，至少有一半的人瞧不起他的银子，宁可大眼对小眼，抱着自己的幸运瓷器发呆，尽量去想他怎样会值到十万两银子的原因。

可惜，姚瓷不会说话，不能告诉他什么。

今天是六月初一，也是发号牌的最后一天，因为还得有时间赶到女儿城去呀。有心人早就领好了号牌，真正到六月初一来领号牌的人并不多，有的，那就是临时起意去碰运气的人。

今天一大早，姚麻子就搬了一张长板凳坐在茅屋门口，等待来领号牌的人。

今天来领号牌的人，可以教人见了好笑，那只是二个老头子，三个尼姑，一个和尚，四个妇道人家、二个小孩子、一个大姑娘、二个小花子和一个穷小子，前前后后、算来算去，只是十六个人，其中没有半个精壮汉子，可说全是老弱残兵。

姚麻子人长得丑，可不是一个多作怪的丑人，一点不罗嗦，

领号牌的人自报姓名身世时，你怎样说都可以，是真是假，他都不过问，他只是爱听不听的等你说完，说完之后，他便给你一个号牌。

可是，你要不自报姓名身世来历，那也不行，当在，他决不会赶你走，你就干耗着吧。

轮到了那二个小孩子，姚麻子忽然裂嘴一笑，道：“你们这是七十八次了，一个号牌卖多少钱？”

那二个小孩子小脸蛋一红，道：“五两银子一个。”

姚麻子给了他们号牌，他没有留难他们。

十六个人的号牌都发完了，其中那位大姑娘一转身又回到姚麻子面前，张眼说瞎话的报了另一个姓名身世，一伸手，姚麻子眉头都不动的，又给了她一枚号牌。

后面没有排队的人了，那大姑娘一口气又报了十八次姓名身世，要了十八枚号牌。

那大姑娘要报第十九次姓名身世了，口一张，姚麻子裂嘴一笑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你累不累？”

那大姑娘一挑秀眉，说道：“你不愿意了？”

姚麻子道：“愿意，怎会不愿意，姑娘要多少号牌，小老儿一次给你你就是，姑娘也不用这样麻烦了。”

那大娘只道姚麻子要找她麻烦，脸上神色极是不愉，听姚麻子把话说完，才知道姚麻子实是一片好心，玉面一红，嗫嚅地道：“再给我十八面号牌就够了。”

姚麻子微微一笑，又给了她十八枚号牌，没有再多问她一个字。

轮到最后那位穷小子了，所谓那位穷小子者，是因为他的一身穿着比那二个小花子好不了多少，只是身上的衣服没有补丁，比较干净而已，至于他的面色，黄中带青，显然是没有吃

过饱饭的样子，而且，身上还带着三分傲骨，所以说他是穷小子，而不把他认作小花子。

穷小子自报姓名：于化棠，岳阳人氏，现年二十三岁，耕读传家，普通升斗小民。

果然，不是小花子。

姚麻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要几枚号牌？一口气报下去吧！”

于化棠伸出一根指头，说道：“只要一张。”

姚麻子道：“你要不要赚五两银子或许是十两银子？先多领二枚号牌，然后转卖出去……”真是一片好心，暗中诚心帮他忙。

诨料，于化棠根本不领他的情，生硬地道：“我不赚这种钱，谢谢。”

姚麻子碰了钉子，真把这小子看走了眼，可是人家不领这份情，没有什么不对，姚麻子只好讪讪的一笑，道：“老朽，老朽是多嘴了，少侠见谅！少侠见谅！”

于化棠摇一摇头，也不便说甚以，转身走了二步，忽然背风去，横里伸来一只手，奇快无比的攫住了于化棠刚领到手的号牌，微一抖腕就把那面号牌夺了过去。

于化棠一怔，举目望去，原来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子，翻眼瞪着于化棠，一副吃定了于化棠的样子。

于化棠心中恼火，喝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在抢我的号牌？”

那小老头子道：“老夫喜欢你这枚号牌。”

于化棠气忿忿地道：“你喜欢人家的东西，就该夺人的东西吗？”

那小老头子道：“东西到了你手中，老丈不夺又如何办？”

于化棠说道：“你可以用交换的方法呀！”



那小老头子接口道：“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咱们就交换这枚号牌。”

头一转，向姚麻子道：“老夫于化龙，川东人氏，今年六十八岁，号牌拿来。”语气一点都不客气。

姚麻子倒不计较这些，伸手给了他一枚号牌。

于化龙接过号牌，向于化棠道：“小子拿去。”

照于化棠的脾气，他是决不吃这一套，只是刚才自己口快失言，说过可以交换的话，使于化龙的强夺倒成了合法，没话可说，只有冷冷的“哼！”了一声，接过于化龙投来的号牌，转身飞驰而去。

于化龙好像是专门来找他麻烦似的，跟在后面一面猛追，一面叫道：“小子，等一等，老夫忘记看自己那号牌的号码了，也许老夫的号码比你的六六六六六更好哩！那么老夫就不要换了……”

要换的是他，换了又患得患失，于化棠心中顿时兴起一种被欺侮的感觉，他简直是吃定了自己，真岂有此理，心中一赌气，脚步跑得更快，根本不答理他。

于化龙在后面穷追不舍，追了一阵追不上，呼叫的语气便变了：“于少侠，你姓于，老夫也姓于，五百年前原是一家，既然是一家人，你为什么这样没有同宗之情啦……”

可恶，莫说你只姓于，就是再近的血亲，也懒得答理你，于化棠充耳不闻，脚下跑得更快了。

于化龙追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又改了语气，近乎请求地叫道：“于老弟，你叫于化棠，老哥哥叫于化龙，我们不但同宗，而且同是化字辈，说不定咱们真是堂兄弟，等老哥哥一等，咱们该好好地谈一谈……亲近，亲近……”

于化棠暗自想道：“你这样以大欺小，恃强抢夺的霸道行为，

真丢我们于家的面，我不理你。”脚下简直使尽了全力。

于化棠到底年轻气壮，时间一久之后，身后便听不到于化龙的声音了，回头望了一望，确实没有了于化龙的影子，于化棠这才吁了一口气，放慢了脚步，同时也忍不住掏出号牌看看上面的号码。

“六六六六六”赫然五个“六”字，这个号码不是自己原来的号码么？不是已被那于化龙换去了么？这枚号牌怎会又是“六六六六六”呢？

真把人弄糊涂了，难道有两枚相同号码的号牌？

管他的，反正中彩的机会不大，何必胡思乱想，自己找自己的麻烦。且到女儿城去看看热闹再说。

于化棠一甩头，把一切烦恼都丢向九霄云外去了。

女儿城在庐山牯岭和屋脊山之间，群峰屏列，长十里许，高下错落，形如女墙，故名女儿城。

女儿城西南地势平埋，麦延数里，是为大校场，相传明太祖曾练兵于此。

姚麻子的姚瓷抽签大会就设在大校场中。

姚麻子在景德镇窑厂只有一个，在这里面对成千累万的江湖豪强也还是一个人。

不过抽签场没有任何设备，连桌子都没有，只在土台上摆二只坛子，一只坛子里面放着号码纸卷，另一只坛子放着十二件瓷器的编号，编号是由第一号到第十二号，共计十二件。

姚麻子就站在二只坛子中间，照往例由台下群雄中选出二位抽签人，四位监察人后，开始抽签。

这是一个实质重于形式的抽签场合，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睁得又圆又大，稍有差池，就会暴发一场腥风血雨的大战。

抽签的方式是：先抽出瓷器编号，然后再抽出号牌号码，那

被抽中的号牌号码，就是该瓷器的得主。

姚麻子当场把中签号码写在瓷器编号的纸条上，马上把那纸条交给中签人，中签者凭此纸条，在六月底以前到景德镇姚厂去领瓷器，瓷器到手，要卖要保留，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。

选好抽签和监察的人选，马上开始抽签。

抽签一开始，这吵吵嚷嚷场合立时静了下来，静得鸦雀无声，落针可闻。

中签的号码一个一个从姚麻子口中报了出来：

“六六四五一”、“六六五六七”、“六六七七六”、“六六一二三”、“六六一一一”、“六六二五五”、“六六四四二”、“六六八七六”、“六六九九〇”、“六六〇〇九”、“六六二二二”、“六六六六六”！

“六六六六六”的号码居然中签，于化棠只觉全身发抖，一种复杂得说不出的感觉使他有点迷惘，也使他愣在当场。

“六六六六六”号的呼声又从姚麻子口中报了出来。

这已是第二次呼唤了，仍未见有人出去领彩。

第三次“六六六六六”号的呼声又出口了。

于化龙并没有出现，于化棠犹豫了一下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姚麻子没有特别注意他，只向他拱手道了一声：“恭喜！恭喜！”就把签单给了他，他好像完全忘记了六月六日的那件不愉快的事情。

领过签单，他是满眼漆黑没有一个朋友，虽然有很多羡慕的眼光移向他，却没有人热情的向他道贺。

人群渐渐地散了，于化棠走出女儿墙，道旁迎来一个汉子，向他拱拳一礼道：“于少侠，恭喜！恭喜！”接着双手递给予化棠一份大红请贴，接着又欠身道：“多谢兄台。”

那汉子也是一抱拳道：“望少侠能够赏光。”闪身让开了道

路。

不罗嗦，也不勉强，很有几分气派，甚是讨人好感。

于化棠下了庐山，也不见于化龙出面找他麻烦，心中轻松了不少。

今天还只是六月初六，到六月底还有二十多天，什么时候去领瓷器倒有很多的时间考虑。

下得庐山，于化棠也未能免俗，找了一家小馆子，切了半斤卤牛肉，半只鸡，半斤烧酒，自己为自己庆贺一番。

他身上银子不多，很少大鱼大肉地大吃，这半斤卤牛肉，半只鸡，半斤烧酒地大吃，在他来说，可是大大的享受了。

正独乐其乐的时候，忽然身旁出现了一个小花子，向他点头一笑道：“于大哥，请小花子喝一杯如何？”

这小花子他见过，领导牌时，他就排在他前面，当时也曾点过头，打过招呼，算是点头之交，而且于化棠还记得这小花子的名字叫金大昌。

于化棠自个儿独饮，实在也没多大味道，当下一笑，道：“请！请！”

索性大方到底，又要了半斤牛肉，半只鸡和半斤烧酒，端杯敬了小花子一杯。

小花子很会说话，三杯酒下肚之后，两人已是谈得非常投机。

一斤烧酒二个人喝，量大的人，只怕身子都暖不过来，偏偏于化棠与金大昌的酒量都不大，每人还剩下一杯的时候，两人都已有了七分醉意。

金大昌忽然妮声道：“于大哥，我们打个赌好不好？”

于化棠点头道：“好，赌什么？”

金大昌说道：“赌小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
于化棠醉眼眯眯地望着金大昌，看了又看，道：“好，这倒很有意思。”

金大昌道：“我们还要来点彩头。”

于化棠道：“什么彩头？”

金大昌道：“赌你怀中的姚瓷。”

于化棠一惊道：“你想打我的姚瓷的主意……”

金大昌在桌子下面踏了他一脚，道：“小声一点，你绝对不会输的。”

于化棠道：“怪了，你有输的毛病……万一我输了怎样？”

金大昌道：“你要是输了，当然是把那姚瓷给我。”

于化棠道：“我要赢了呢？”

金大昌道：“我当然没有姚瓷，我就把我自己输给你，做你一辈子奴隶，服侍你一辈子。”

这时，她不但声音娇柔柔的，而且在油污污的脸上，升起了一道红晕，她已经自己出卖了自己。

于化棠先是怔了一下，接着一指她，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金大昌跳了起来，迅快的接口道：“小妹是女的，你猜对了。”

于化棠楞楞的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该不该给金大昌一份难过，他委实决定不下。

“哈哈！怪事年年有，唯有今年多，大姑娘不害羞……”

金大昌柳眉一挑，嗔叱了一声：“你！……”接着脸色微微一变，身子一弹，飞也似的逃走了。

于化棠见那说话的人身上背了一些草药，是个采野药的郎中，他望也不望于化棠一眼，若无其事的从门口走了过去。

金大昌的怪异行止，惊得于化棠的醉意立时醒了三分，回想前情，不由甚是感激那采药郎中，于是跑到门口，向那野药郎中叫道：“郎中先生，请进来喝一杯如何？”

那野药郎中充耳不闻，走出四五丈去了。

于化棠一迈腿，就要追了上去，身后店小二又叫道：“太爷，你忘了付账。”

于化棠一缩腿，讪讪道：“多少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不多，二钱银子。”

于化棠身上可没有大把大把的银子，伸手袋中只抓出几块碎银子，选了一块付了账，人便追了上去。

詎料，就这片刻间，那野药郎中已经不见了踪影。

他早已酒醉饭饱，于是顺着大路走去，心中当然更止不住回想那小花子金大昌的事，想了一阵，想不透金大昌的用心何在。

虽然想不出她用心何在，但她一定有某种用心是错不了的。

于化棠想了一阵，哑然失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管他的，我反正是一个人，天大的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走着瞧吧。”

忽然，身后有人发话问道：“于少侠可是要上南昌去？”

回头望去，原来是那个替李百万送他请帖的人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他已来到了身后。

于化棠一看自己走的方向，可不正是南昌，只有点了一点头道：“在下闲来无事，随便走走。”

那人一笑道：“敢情好，在下正要回南昌去，正可奉陪少陝一尽地主之谊。”

于化棠欲待拒绝，方说得一个“这”字，那人哈哈一笑道：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，于少侠行走江湖，豪气干云，千万不可客气。”

再客气，真显得小家子气了，于化棠只有一抱拳道：“那么小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那人笑着自报姓名道：“兄弟廖化，在李府混饭吃，以后望

少侠多多指教。”

于化棠道：“在下可什么都不懂，见笑大方之处，尚望廖兄随时赐正。”

廖化笑道：“那里，那里，以少侠的天纵英才，什么事还不一见就懂，何用兄弟饶舌……不过，江湖上诡诈百出，防不胜防，少侠如有下问，兄弟定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

“真是好肠！”不知什么地方，飘来一串冷言冷语，四周却又不见人影。

廖化脸色微微一变，便恢复了镇静，脚下却快了起来，道：“少侠，快走两步，今天我们赶到永修住宿，永修有敝帮的生意，吃住都方便，而且，兄弟还要介绍少侠认识一个人，今后少侠在汀赣地面走动，就有个照应了。”

于化棠倒真是练武的人，廖化有心相试他，迈开步子就是一阵急赶，于化棠在他身后，总保持着一步之隔的距离，并没有拉下去。

路旁有一间茶铺，廖化暗暗吁了一口气，奔向茶铺道：“这家的姜丝茶驰名天下，我们去喝他二杯。”

他已是气喘吁吁，赶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再看于化棠却是面色如常，一点不着力的样子。

于化棠眼睛一溜，不由怔住了，小花子金大昌和另一个小子吴大发，不也就在这里喝茶。

金大昌自称是女孩子，那吴大发当然也是女孩子，她们到底是女孩子，脸上一红，不好意思地别开了头，不敢与于化棠目光相接。

于化棠不是捉狭的人，更不会去故意向她打招呼，给她羞上加羞。

喝完姜丝茶，廖化已经站起了身子，同时只见人影一闪，另

一个小花子吴大发拦住了于化棠去路，扬着螭首道：“你为什么欺负我们小姐，你不说个明白，便别想离开。”

金大昌不出面，却换上了吴大发。

廖化一横身，站在于化棠面前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小花子，招手放亮点，不要无事生非，自找没趣。”

于化棠一笑，拉开廖化道：“廖兄，不关你的事，在下和他说话。”

廖化冷笑着说了一句话：“于少侠是南昌李府贵宾，朋友最好放明白点。”才让过一旁。

于化棠抱了一抱拳道：“吴……吴……吴兄！”

想了一想，还是把她当作男孩相称。

吴大发一摇头，道：“别装糊涂，我不是你们一样的臭男人。”

于化棠皱了一皱眉头，说道：“吴姑娘。”

吴大发戟指着于化棠的鼻尖，气虎虎的道：“说，你为什么欺负我们小姐？”

于化棠道：“在下并未欺负金姑娘呀，我们原本说得好好的，她忽然自己跑走了，在下还一头雾水，莫明其妙哩。”

吴大发“啊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样说来，倒是我们小姐的不是了。”

于化棠道：“在下不敢这样说……”

吴大发说道：“那你也不怪责我们小姐。”

于化棠道：“在下为什么要怪责你们小姐。”

吴大发脸色一转，不好意思的一笑，道：“那是我们女孩子心眼小，错怪你于大侠了，小女子给你陪礼。”

真是雷声大雨点小，一股要吃人的凶像，忽然，完全消失了。

于化棠心里倒也不完全是木头，吴大发这一软化，他就知



道，吴大发不过借此恢复过去的友谊而已。

也许，金大昌与吴大发有某种存心，当然，于化棠也有着一份好奇之心，他倒要看看她们有些什么花样？又能把自己怎样？

暗中存了一份好奇之心，于化棠笑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在下要和这位廖兄先走一步了。”拱了一拱手，和廖化一同向外走去。”

吴大发也没有拦阻他们，但却笑笑的道：“前面见！”

出了茶铺，廖化忍不住问道：“你们到底是怎样回事，把兄弟都看糊涂了。”

于化棠笑着把认识金大昌他们的经过说了出来，廖化笑道：“她们一定是看中了你的十万两银子，才和你套交情，兄弟，可要小心点，不要上了她们的当。”

于化棠一笑道：“二个女孩子，有什么大不了，我不怕她们。”

廖化是什么人，当然知道少年人好强的脾气，交浅不言深，他也不想和于化棠抬杠，笑了一笑道：“于兄，你细看过没有”她们虽然打扮成小花子，其实倒真是二个美人胚子，洗过脸，打扮打扮一定美得很，哈！哈！哈哈！兄弟，你真是时来运到，眼看就要人财两得了，哈！哈！哈哈！在下可等喝你的喜酒了。”

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绝对不说别人不高兴听的话，这就是廖化他们这种人的本事。

一路谈谈笑笑，不知不觉间已到了永修。

廖化拉着于化棠走进了李百万业下的利发当铺。

于化棠就是利发当铺的贵宾，接受了一番无微不至的招待。

晚上还有个特别节目，请于化棠吃了一台花酒，一个名曰杏仙的姑娘，迷得于化棠把自己的姓氏都忘了，当夜就被杏仙留宿了。